



日出之前

孔繁敏雜文選

华艺出版社



日出之前

孔繁敏雜文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之前:孔繁敬杂文选/孔繁敬著.-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7.7

ISBN 7-80039-965-6

I. 日… II. 孔…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5490 号

日出之前

孔繁敬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9.125 印张 197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9-965-6/I·545

定 价: 9.50 元

日出之前

孔繁敬

华 艺 出 版 社

序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

孔繁敬和孔繁森只一字之差，你一定以为他们是弟兄吧。

其实不然。孔繁森生长在山东，孔繁敬生长在河南，互不相识，各不相干。至于他们是否都是从“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家谱上一脉所传？因没做过考证，不好妄谈。

孔繁敬是这么个人。个头不高不矮；体型不胖不瘦；肤色不白不黑，虽谈不上多么帅气，但看上去特别舒服。初次见面就能给人留下善良、忠厚的印象。聊一会儿，你能感觉他阅历不浅，知识面很宽。打一二次交道，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感油然而生，因为他说话办事言而有行，言而有信。我们就是这样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相识，进而相知、继而知己的。

孔繁敬在北京城建集团机关工作，整天忙，业余时间写点杂文，谁知一发而不可收，几年下来，厚厚一叠见报作品可以集成书出版了。可以称之为小有成就了。大作付梓之前，请名家作序，引为荣幸，已成时髦。我们也劝他如此这般。他摇摇头说：“不麻烦名家罢，我这些作品让广大读者去鉴定，值多少，是多少，何必驾人之名求己之名呢！”出言不俗，言之成理。

就象演戏总有序幕一样，出书也该有个“序”，于是，他

便让我们随便写几句。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名人，也还合格，就提起了笔。

这本杂文集的内容、质量如何？我们在此说多少都是多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印在那里，读者去评判吧。

信手拈来，随便写了这些文字，算是序。

安晋平 王灵书

1997.3.9 于北京

日出之前

仿佛从来谁都不曾见过似的，忽拉一下子，许多人都涌上“鸽子窝”，观日出了。

其实最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不就是日出日落么？几千年、几万年，它总是这样东来西去，周而复始，平平常常，淡化到人们浑然不察的境地。要说奇观，应该是在某一天，太阳高挂中天不再落下，或西落之后永不复出。当然，这恐怕是短暂人生很难遇见的一次。也许因此缘故，只好在平淡中发掘玄妙，想从大自然的鸿篇巨制中找出一句一逗，析取它的微言大意？实际上，见又怎样，不见又怎样？许多人一样不清楚，人来过，我亦来过；人见过，我亦见过，如此而已。

等待中有万千思绪，既同一又个别，既简单又复杂，既明了又稀里糊涂。等待着。太阳没有出，朦胧在远处也在近处。在海上，从黑黝黝里透过来偶尔亮起的一点灯火，有人惊诧地问，那就是日出么？或许是因为紧张，谁啪的按下快门，闪光灯倏地亮了，引起一片轰笑，很快，骚动便又消失在朦胧与沉寂的等待里。

鸽子窝里上上下下都挤满了虔诚和并不虔诚的观日者。

坐着的人站起来，站着的人坐下去。各态姿势已经摆好，泥塑一般，参差在这里。脸上笑神经疲劳了，变成了窘态，再强化，再造作，复又变成笑脸，希望着在红光进现的一刹，啪的一声，把自己定格在那灿烂壮丽的“历史性时刻”里。

然而，太阳依旧没有出。朦胧从近处退走，退到海上复又后退。希望在等待中蜕变。惘然的徘徊与庆幸的涌动碰撞着打破沉寂。个体照像摊主开始争夺地盘，叫喊生意，把雀黑的一两本破影集摆出来，一边不厌其烦地炫耀自己“伟大的杰作”：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有被一只手抓着的，托着的；有被两只手捧着的，抱着的；有被四只手（雄性两只雌性两只）搂着的，撕扯着的，千奇百怪。哦，人类的文明，文明的人类，实在了不起哟！由此，不禁使人又联想起种种关于太阳的童话，它那过去的时髦：它红彤彤过、金灿灿过；继而紫过、绿过，苍白过，黯淡过，冰冷过……。或赞、或贬、或谏、或骂，他的喧嚷，他的癫狂，他的时髦，他的赚钱，于是从中，人们各自攫取了满足——欲的满足。于是哈哈一笑，一哄而散。而只有太阳，一任你道长道短，它只管东升西落，它是属于永恒的，永远地，自由自在地生存着，并且，也许永远是圆的、发光的，发热的……。呵，人哪，在它面前，你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东方之暨白。太阳，还是没有出。不，也许它早已升起，也许它根本不曾落下。它的厚爱与恩泽，早已被满大地山川、花草林木，偏偏唯独不曾光顾今天这麇集在鸽子窝里等待着、焦躁着、茫茫然、悻悻然的有闲而散乱的观日者们！

咳咳！

作者

目 录

第一辑

- 跨世纪感言..... (1)
- 火柴与火种..... (4)
- 孔乙己启事..... (6)
- 进口岂止“化妆品”..... (8)
- 如果关口出了毛病..... (10)
- “高价婚姻”的联想..... (12)
- 且说学修理..... (14)
- 为艰苦奋斗精神大唱赞歌..... (16)
- 最好管住自己的眼睛..... (18)
- 还是要拿起批评的武器..... (21)
- 你跟着谁走..... (23)
- 从“红眼病”想到的..... (26)
- 等级小议..... (29)
- 甜糖球与苦果子..... (31)

再来多少个家酒	(34)
你没事儿吧?	(36)
跪与不跪的话题	(38)

第二辑

红楼梦与金钱梦	(41)
欲望小议	(43)
说钱	(45)
“堂堂正正”质疑.....	(47)
耳光的含金量	(49)
打耳光的拍案惊奇	(51)
关于“8”的思考.....	(54)
关于“8”的再思考.....	(56)
喊了“大哥大姐”之后	(59)
难道都是“大王”	(61)
比较的辩证法	(63)
少和皇帝攀亲	(65)
太空时代的拉锁、瓶塞之类	(67)
由广告说开去	(70)
漂亮话的纯度	(73)
自我欣赏的限度	(76)

第三辑

有心栽花自有景	(79)
---------------	------

且莫亏待“靳开来”	(82)
上水平比摆架子重要	(84)
说说“大摇大摆”	(87)
“天高地厚”琐谈	(89)
在狗年想到关于尾巴的问题	(91)
调查研究与求实作风	(94)
学会挑剔	(96)
“串门儿”小议	(99)
风流不在谈锋胜	(101)
研究实招用好实招	(103)
能者多劳之后	(106)
唱善与捧臭脚	(108)
普法先进是法官	(111)
明人不做暗事	(113)
有时需要当仁不让	(115)

第四辑

走近名人	(117)
“著名”的贬值	(119)
学习毛泽东的家教	(122)
毛泽东不让祝寿有感	(124)
陈云同志的收礼观	(126)
且说孔繁森的“身份意识”	(129)
告出来的好书记	(131)
奸官的“道具”	(133)

罢演了，别再找她或他·····	(135)
关于对明星的崇拜·····	(138)
公与私的较量·····	(141)
谁最懂得爱情·····	(144)
谁来给裁判打分·····	(146)
纯真的友谊天长地久·····	(148)
关于角色问题·····	(151)
给办实事的“神”磕头·····	(153)

第五辑

两个细节·····	(157)
“克赛前来拜访”·····	(160)
为啥错处那么多·····	(162)
“戏说”游侠·····	(164)
托出一颗赤诚的心·····	(167)
——谈王灵书报告文学作品的特色	
让旧船票作废·····	(170)
改编的成败·····	(176)
爱美之心·····	(179)
有没有男子汉·····	(182)
好一个“这一拜”·····	(184)
想当然而不然·····	(187)
对通俗歌曲的期望值·····	(190)
书市与书价·····	(192)
拿着怪诞当佐料？·····	(195)

交往需要名片·····	(198)
书山有志脱凡骨·····	(201)
让人听懂你的歌·····	(205)
天籁自鸣天趣足·····	(208)

第六辑

装幌子之类·····	(211)
谁来保佑你·····	(214)
“天眼”之说·····	(216)
预言是什么·····	(218)
神秘链是什么东西·····	(221)
男儿需读五车书·····	(224)
实话实说·····	(226)
狗的浮沉·····	(228)
唯真才可信·····	(231)
天上不断掉下馅饼·····	(233)
谁的心情最迫切·····	(235)
试论建筑与出书之关系·····	(238)
抱·扶·背·····	(241)
美国的月亮、狗及其他·····	(244)
你吓唬谁?·····	(247)
也谈嫉妒的东西方之别·····	(249)
二十世纪的遗憾·····	(251)
〔附录〕	
医患大呻吟·····	(255)

假冒大流行..... (262)

后记..... (267)

跨世纪感言

与“现代的女性日理万机”的广告词一样，“跨世纪”这个词儿的口感也甚好。跨虽不是飞越，不是迅跑，但大步地跨越，而不是悠哉游哉甚至于摇摇摆摆地迈八字步，至少觉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世纪之交，百年得遇一次，要而且能够跨越它，似乎是极不寻常极有其伟大现实意义深远历史意义的壮举。但是仔细一想，二十世纪行将终结，二十一世纪指日可待，无论是谁，只要不死于公元1999年12月31日之前（含31日），恐怕都会自然而然地跨过去，从而成为了“跨世纪”的人。这又与从今日“跨”到明日，从今年“跨”到明年何异呢？“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时序的交替，岁月的转换，都客观地一如既往地发生着。2000年只不过是时间长河中平常的一年，甚至就连1999与2000交接的那一刻，也仍然只不过是时间长河中极其平常的一刻。据说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有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超前思维”，把2000年1月1日0时0分出生的婴儿命名为“世纪婴儿”——又怎么样呢？当然我们首先应当热烈预祝“世纪婴儿”们能够准时准点儿地

大批量地产出，而且诚惶诚恐地预祝他们都个顶个儿地成为支撑二十一世纪的栋梁之材。否则，如果没有一个“幸运儿”来凑趣，如果都一水儿的肉眼凡胎而无有神童光降，甚至如果出现了若干弱智痴呆，甚至如果出生了（日后成为）狂徒歹恶，岂不都是大煞了风景么！其实，世纪之交决然不会成为成败交关奇迹毕现的分水岭，恐怕人类一切的进步与反动，一切的勤奋与懒惰，一切的高尚与卑琐，一切的纯洁与污浊，都会一股脑由二十世纪涌入二十一世纪；一切矛盾与斗争，一切疯狂与狰狞，也决不会被全部阻隔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栏之外；同样，我们希图的美好，我们憧憬的辉煌，也决不会神话般地齐刷刷在2000年元旦之日毕现！

固然，年到头月到尾，人们总喜欢有一个可以大放一通鞭炮大撞一通钟的机会来激活一下惯常的麻木。然而，也许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举行了盛大的“跨世纪庆典”之后，有的那热情、那冲动的感奋会迅即冷却，而转瞬复归于麻木，复又沿着旧有的轨迹（甚至可能那轨迹本身就是一个怪圈）蹒跚。

关键在于怎么“跨”。

其一曰：二十一世纪仍然是分分秒秒地走过百年，“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神话是很难发生的；其二曰：机会均等，决不会向谁发生偏爱。所以浮躁与喧闹、花架子、五分钟热度以及浪漫的庆典等等全都无济于事。有志于跨世纪者，必然要跨世纪者，恐怕首先要忌浮躁少空谈，忌蛮干少做梦，准备着吃大苦耐大劳地长途跋涉，准备着分秒必争地真抓实干，准备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最近，据新闻媒介透露，有许多许多人和地方都憋足了

劲儿，要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那一刻好好激动一下子。有的似乎已经把多产出几个“世纪婴儿”（如不顾实际违反客观地硬性规定某某工程在2000年前竣工、好大喜功地把实现某某所谓的大目标作为自己的“任期目标”等等）来作为向二十一世纪的“献礼工程”，这些百米冲刺一口吃个胖子的豪举，如果能保质保量地实现，也未尝不可。可惜往往事与愿违，弄出来的多是不足月的早产儿，非但不能很好地跨世纪，恐怕还会给新世纪留下隐患和遗憾，甚至造成悲剧。

历史的教训并不少，难道有些人就是不长记性么？